

# 加沙人道基金会——以色列种族灭绝杀人机器中的一颗齿轮

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特别是加沙人道基金会（GHF）援助分发点的运营以及2025年7月12日的海上禁令——构成了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系统性攻击，亟需明确谴责。这些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法（IHL）的核心原则，将人道援助武器化，并迫使绝望的巴勒斯坦人在GHF地点玩一场致命的俄罗斯轮盘赌。夏季中期实施的海上禁令，在无法居住的条件下，剥夺了平民的食物、救援和尊严，将他们推向致命的援助点，在那里他们面临死亡或残废的风险。这些政策的累积效应，连同以色列官员的明确声明，不仅揭示了意图，还揭示了一个符合种族灭绝法律定义的协调策略。

## 以色列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公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国际习惯法和多边条约中编纂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 1. 违反区分原则

通过将GHF援助分发点设在军事撤离区内或附近——如内察里姆检查站和拉法部分地区——以色列无视《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8条规定的平民与战斗人员区分的基本原则。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报告称，自2025年5月底以来，援助点附近已有798人死亡，其中至少615人与GHF地点直接相关（路透社，2025年7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IDF）人员经常向这些人群开火，证实了故意危害平民的行为。

### 2. 集体惩罚

自2023年10月以来加剧的加沙封锁，并通过2025年7月12日的海上禁令进一步加强，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33条禁止集体惩罚的规定。捕鱼是加沙几代人重要的食物来源。通过禁止不仅是捕鱼，还有在酷暑中游泳——在房屋被毁、水资源稀缺且无电的情况下——以色列违反了其作为占领国的法律义务，给人民带来了苦难。

### 3. 任意剥夺生命

海上禁令通过对游泳者和渔民的当场射杀命令实施，明显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6条，该条保障生命权。结合IDF在GHF援助点的射击，这些行动构成了《罗马规约》下的人道罪行，表现为任意处决的模式。

### 4. 人道援助的武器化

GHF在2025年初由美以联合倡议成立，由IDF安全保障和美国私人承包商运营，破坏了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原则。国际特赦组织在2025年5月29日的声明中谴责GHF为“非法和不人道”，指出它违反了以色列确保被占领人口福祉的义务。GHF非但没有提供安全的援助通道，反而将平民暴露于致命暴力中，将人道救援变成战争工具。

这些行动是”创造旨在导致一个民族物理毁灭的生活条件”这一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直接违反了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第II(c)条。

## 种族灭绝意图：战争背后的言辞

种族灭绝的法律门槛包括特定意图的要求。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反复以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意图。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人形动物”，而遗产部长阿米哈伊·埃利亚胡提议向加沙投掷原子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引用了圣经命令”记住亚玛力”，这一命令历史上被解读为彻底消灭的指令。

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宣称：“一粒小麦都不应到达加沙”，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否认平民的无辜，主张集体有罪。教育部长约阿夫·基什直言：“他们需要被消灭。”IDF将军和议会成员的声明呼应了这种种族灭绝言论，一位副议长呼吁”将加沙从地球上抹去”，另一位则敦促”毫不留情地夷平加沙”。

这些声明并非异常——它们反映了国家政策。年复一年，耶路撒冷旗帜游行中回响着”杀死阿拉伯人”的口号，突显了以色列国家核心的消灭文化。去人性化的语言与系统性摧毁平民生活的政策的结合，揭示了以色列在加沙行动背后的种族灭绝意图。

## GHF援助分发点最血腥的日子

加沙人道基金会的分发点已成为杀戮场。自2025年5月底以来的一些最血腥日子包括：

- **2025年6月3日**: 102人死亡，490人受伤
- **2025年6月6日**: 110人死亡，583人受伤
- **2025年6月8日**: 125人死亡，736人受伤
- **2025年6月10日**: 163人死亡，1,495人受伤
- **2025年6月11日**: 223人死亡，1,858人受伤
- **2025年6月12日**: 245人死亡，2,152人受伤

这些事件得到记者和医务人员的证实，显示了对聚集领取援助的平民的针对性开火的反复模式。死亡人数的上升是人道空间故意军事化的直接结果。

## 加沙崩溃的医疗系统：医院被针对，药物被阻

在GHF地点和整个加沙的平民被残害时，他们在医院找不到庇护——因为以色列轰炸并损坏了每一所医院。加沙的医疗基础设施被系统性地针对，手术室被夷为废墟，重症监护室被摧毁，医生、护士和患者被杀害。世界卫生组织谴责这些袭击为战争罪。

由于封锁，包括麻醉剂、止痛药和抗生素在内的基本药物无法获得。医生常常被迫在没有镇静剂或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剖腹产和救命手术。这种残忍不是附带损害——它是计划的一部分。在援助点伤害平民然后拒绝治疗，服务于以色列通过一切手段消灭加沙人口的更广泛的种族灭绝目标。

# 士兵被命令向平民开火：违反法律与良知

在2025年6月27日由《国土报》发表的震撼性揭露中，多名以色列士兵作证称，他们接到明确命令向聚集在GHF援助分发点的无武装巴勒斯坦人开火。这些证词证实了幸存者和记者长期以来的报道：和平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平民被故意针对，而不是意外卷入交火。一名军官将现场描述为“杀戮场”，并承认使用实弹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用武力驱散人群。这种蓄意谋杀的政策违反了国际法和军事伦理。

纽伦堡审判在二战暴行之后确立了“仅遵循命令”不是战争罪辩护的先例。士兵个人对非法行为负责，尤其是当命令明显非法时。这一原则在IDF的《伦理守则》中得到体现，该守则确认以色列士兵不仅有权利，还有义务拒绝执行非法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特别是寻求人道援助的平民——发射实弹不是灰色地带：这是战争罪。遵循这些命令的士兵、发布命令的指挥官和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的国家都必须承担责任。道德责任无法外包。也不能埋葬在被剥夺食物、水和尊严的人民的废墟之下。

## 受害者的叙述：在饥饿中被射杀

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个关于我一位密友的个人故事，他是加沙的一位年轻居民，仅20岁。2024年，他在以色列空袭中失去了整个家庭。从那以后，他独自生活在废墟中，寻找食物，在创伤中如梦游般行走。2025年7月初，他整整四天没吃东西。他的手因饥饿而颤抖；视力模糊；在夏日的酷热炙烤下，他的呼吸变得急促。饥饿撕咬着他的身体。他别无选择。他走了——更准确地说，是踉跄着——走向内察里姆的GHF援助点。那是他的最后希望。

当他到达时，发现自己被同样绝望的数千人包围。突然，没有任何警告，以色列部队开火。子弹撕裂了人群。他被击中一次手臂，又一次背部。第三颗子弹贯穿了他的大腿。第四颗子弹粉碎了他的部分脊椎。他倒在沙地上，瘫痪，流血，被尖叫声包围。没有救护车。没有担架。没有医护人员。只有陌生人的原始勇气——其他拒绝抛弃他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冒着再次被针对的持续威胁，徒步将他抬到最近的functioning 医院。他失去了一根手指。他可能再也无法行走。但他活了下来。为了什么？因为他试图吃东西。

## 海上禁令迫使依赖GHF

2025年7月12日的海上禁令消除了加沙最后独立的食物来源。通过将捕鱼和游泳定为死罪，以色列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自主权，将他们推向仅剩的选择：GHF地点。无国界医生组织报告称，在几乎没有遮荫或水的难以忍受的夏季实施的禁令加剧了脱水、营养不良和绝望（MSF，2025年7月）。这一政策将巴勒斯坦人推向致命的援助陷阱——拒绝救生替代方案，同时构建死亡区域。

## GHF作为以色列种族灭绝杀人机器的齿轮

加沙人道基金会不是中立的援助提供者——它是种族灭绝杀人机器中的一颗齿轮。其结构确保平民在救援的幌子下暴露于最大危险中。海上禁令、援助的军事化和分发点的系统性针对，结合成一个连贯的战略：全部或部分摧毁加沙的平民人口。

联合国报告的援助点798人死亡数字每日增加，与数万受伤、创伤和流离失所者相匹配。在IDF监督和美国支持下进行的GHF行动使其成为人道罪行的同谋。它使披着人道语言外衣的种族灭绝成为可能。

## 结论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通过GHF、海上禁令、全面封锁和加沙医疗系统的系统性破坏——不仅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也是法律上无法辩护的。这些政策违反了国际法、人道规范和人类尊严的基本原则。加沙人道基金会非但没有提供救援，反而作为灭绝机制发挥作用。7月12日的海上禁令迫使平民在饥饿与军事化援助点几乎肯定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医院的破坏和药物的扣留加剧了痛苦。

**世界必须采取行动。** GHF必须被解散。海上禁令必须被解除。加沙的医院必须重建并重新供应。以色列必须为其种族灭绝运动负责。一个民族的生存——以及国际法的可信度——岌岌可危。